

诗人小说家丛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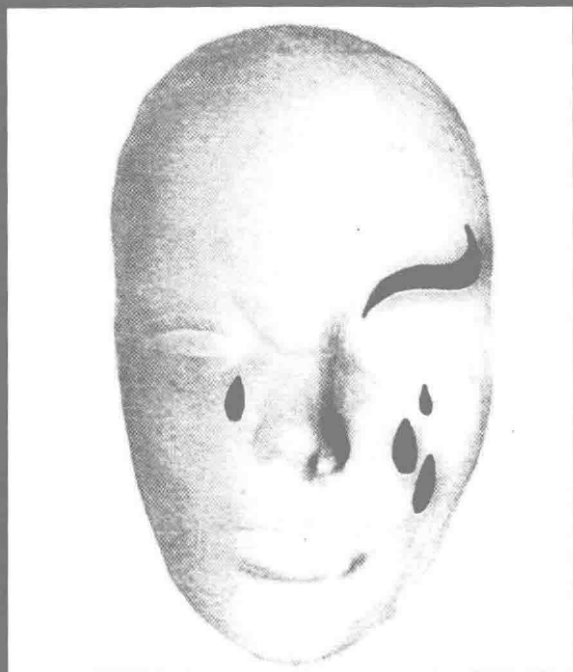
# 正在上道



阿坚

● 阿坚 著 敦煌文艺出版社

# 时人小说家丛书



正在上道

阿峰 著

敦煌文艺出版社

**书 名 正在上道**

---

**作 者** 阿 坚

**责任编辑** 刘铁巍

**装帧设计** 铁 薇

**责任校对** 吕乾秀

**出版发行** 敦煌文艺出版社(兰州第一新村 123 号)

**印 刷** 兰州兰林印刷厂

**开 本** 850×1168 毫米 1/32 插页 2

**印 张** 10.25

**字 数** 250,000

**版 次**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**印 数** 3,000

**书 号** ISBN7-80587-419-0/I·376

**定 价** 13.80

---

(敦煌文艺版图书若有破损、缺页可直接与印刷厂联系更换)

**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**

# 诗人之于小说

李敬泽

有这么一个故事，载于美国《读者文摘》。话说史密森氏学会里有一位学者，此君博学多才，英俊潇洒，——一个人又博学多才，又英俊潇洒，那么他总会闹出点故事来。——除了在史氏学会的旧物堆里神秘地治着一门刁钻的学问，他还同时娶了两个太太，生了两拨儿孩子。两个家庭，在两幢房子里隔街相对，居然十几年互不知情。

后来，这个故事就更有意思了。一日，此人在他的两个家之一的花园里翻地，一锹一锹挖下去，土地的松软使他体验到一种快感，他发现自己竟停不下来，那天，他一直挖到深夜。

从此，他便夜复一夜地挖下去，很难想象他怎么向两个家庭解释这种业余爱好，如果在十几年前



的中国，他可以说是在挖菜窖，可惜他是在美国，但他一定想出了一套浑然无缝的说辞，因为这项庞大的工程持续了很长时间。

终于有一天，一辆载重卡车驶过他的两幢房子之间的那条大街，只听轰隆一声，路面坍塌下去，卡车陷进了一个错综复杂的地下迷宫。

这个故事很像“诗人小说”的故事。或者说，收入这部丛书的六位诗人小说家以他们的写作解释了这个故事。

这六位是：韩东、朱文、邹静之、海男、叶舟、阿坚。

叶舟在兰州，兰州的叶舟发表过很多诗，发表的小说相对较少，但他所写的小说比发表的小说多，而且我知道，他未能发表的小说比他能够发表的小说更好。

邹静之在北京，老邹是个真正的文人，丰富而温润。他写诗、写随笔，偶尔也写影视本子，小说写得不多，但写得好，比如《骑马上街的三哥》，许多行家以为可列入九十年代最佳小说。

在一个消费时代，一些真正出色的小说家可能会被小说生产的洪流淹没。如叶舟，如老邹，一年发不了两三篇，在小说市场上恰似秋虫之于雷鸣。但这至少有一点好处，较低的产量使他们与小说时尚、与通行的市场策略保持着距离，——在后现代语境中回到小说的基本传统，回到拉伯雷、塞万提斯，回到话本，这在当下的小说中或许是孤舟独钓了。

小说之于叶与邹是“诗余”，而韩东和朱文则由“诗余”而“做”大，成了引人注目的小说家。虽然正如朱文自道，他们首先还是诗人。

韩东在南京，他的一些作品对于新生代小说来说，已经具有“经典”意义，比如《反标》、比如《同窗共读》。他大概最早分析和表现了这一代人隐秘的经验底蕴，而且他力图使他的小说成

为“纯粹的”小说。

朱文也在南京，生于1967年的朱文，他的声音敏感、尖厉，甚至是粗暴地呈露着生存的质地，这样的朱文常常会吓人一跳，而他并不在乎你是否被吓了一跳，事实上，他正鼓足了劲，穿越那些使你心神不宁、无法面对的事物。

和叶与邹不同，韩与朱更为有效地改变了小说世界的战略地缘关系。他们和一些朋友一起，在九十年代开辟了小说艺术的新边疆，进而成为不那么引人注目，但潜力巨大的话语中心。这是一群年轻诗人对世俗世界、对小说这种“世俗的”艺术形式的成功偷袭，而韩与朱无疑是主要的策划者。

海男在云南。主要是由于小说，她被视为女性写作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。在太平盛世，小女子凝神于个人体验，凝神于心灵的迷念和幻念，这其实既没碍着谁，也没惹着谁，问题仅仅在于她的小说写得怎样？海男的小说独特的，也许，在这六个人中，她是最像诗人的小说家，也就是说她的小说最像诗。

最不像诗人的小说家是阿坚，阿坚在北京。这位舌辩滔滔的诗人使他的小说充满了汗漫的言谈。在这一点上，他与叶舟不期而遇，叶舟同样在小说中发展了对言谈、对“说话”的超常兴趣。但是，阿坚把言谈化为小说，而叶舟则把言谈作为小说讽刺模仿的对象，这在九十年代的小说中都是相当别致的风景。

让我们接着谈谈那个美国人的故事。在这故事的背景中有一个关于“复制”的主题。那位仁兄奇怪地复制了另一份生活，他把一幢房子的气味复制到另一幢房子里，把一张床上的皱褶复制到另一张床上，这就像为了防止丢失什么而做了备份。问题是他干得太出色了——一个手艺人仿着一只古代瓷瓶烧了另一只一模一样的瓷瓶，一不小心，两只瓶子竟辨不出了真假。这时，他

如格林笔下的双重间谍，无奈地看着这两份生活在起劲地互相模仿、复制，不由得心生疑问：这里到底还有没有我的事？

于是，他就挖掘了那个错综复杂的迷宫。很难说他有什么计划，至少从一个家通向另一个家不是他的目的，这只是体现了他的双重生活对他的限制，他不得不今夜在这个花园里，明夜在那个花园里，况且他所挖的并不是两点一线的地道，而是回环缭绕的迷宫，这使他的工作无用而怪诞。

我们可以推测，在日日夜夜的挖掘中，他必定常常感到自己就是那个古老神话中的提修斯，正在逼近隐伏于某个角落中的怪物。然而当他依靠着洞壁休憩时，感受着远处汽车驶过的震颤，他可能蓦然发觉自己就是阿期特里恩，那个隐伏在深不可测之处的怪物。

——这就是这些诗人小说家，写作是对大街上的世界，对房子里的世界的一种姿态，这需要梦想，需要对大街上的车马声和房子里的烟火气和敏感记忆，还需要在无边的深黑中挖下去的阴郁而狂放的勇气。

所以，韩东使混乱具有明晰的形式，朱文成为最无信心又最执着的还原论者，叶舟在话语的缝隙间穿行游戏，海男专注于梦魇的曲折纹理，阿坚使至重化为至轻，邹静之索性让迷宫中的马在大街上漫游。

——六个诗人，六个小说家，六个诗人小说家，就有了这六本书。

是为序。





## 目 录

### · 小 说 ·

- |     |       |
|-----|-------|
| 1   | 正在上道儿 |
| 41  | 萝卜    |
| 67  | 东 西   |
| 118 | 黑山沪轶事 |
| 126 | 大学时代  |
| 141 | 休养营地  |

### · 自选诗 ·

- |     |      |
|-----|------|
| 251 | 当代谣风 |
|-----|------|

·  
·  
·  
·  
·



## 正在上道儿

胡默一进施建家的门就问：“可雷送地址来了么？”他一脸门子汗，新衬衫，衣领上一点皱褶都没有，见歪在椅上和床上的施建和陈力正冲他坏笑，又说：“上次那姑娘说得好好的让可雷把地址给我，我给可雷打了好几次电话他都不在，我让他的秘书转告他把地址送这儿来……”

陈力把瓶底儿的啤酒一口喝完，“听说你给那姑娘买了一瓶指甲油，两只皮凉鞋？”

“操，可雷来过这儿啦？留下黄丹琦的地址了么？施建，你可别眯了，她还等着我给她找唱歌老师呢。”说着胡默就在桌面瞎翻。

“我眯她地址干吗？长啥样我还没见过呢。听说可雷出的车、你出的钱，你们仨玩了一天。怎不叫上我和陈力呢？重色轻友吧？你再去买几瓶啤酒，我出钱，”施建掏出张纸条，“给你，这是一百块。”

胡默展条读罢，陈力又把那地址用细嗓背了一遍。胡默愣一下，一笑，说：“我觉那姑娘挺不容易的，一个人到北京来闯，咱们帮帮她也不费事，

她才十七岁。这地址就是那画画的家的，她说那画画的特那什么，她特想搬出来——我现在就找她去。你俩跟我一块去吧，一起喝啤酒。”

“那她万一喜欢我和施建了怎么办？你把啤酒买来，走你的好了。”陈力说。

“我一人去找她不合适。走吧走吧，省得你们老说我吃独食儿。”胡默又看了一遍纸条：“可雷过了三天才送地址，准是故意的。”

施建从两双旧懒汉鞋里挑出一双套上，往膀子上套件和尚衫，“陈力，一起去吧，咱俩又没房子又没钱，黄丹琦需要的是可雷和胡默这样的，别害怕人家会喜欢你。咱们就算去给胡默捧场嘛。看看去，什么姑娘让我们兄弟这么认真。”

三人骑车上路，方向中关村。天热，刚从西单骑到动物园，陈力和施建就被落在了后面。“嘿，慢点骑！”陈力喊。

胡默扭过头：“够慢的了，你俩别装丫的。”

陈力和施建并排骑。施建说：“毕业五年了，这是我见着他追的第二个姑娘。不能对姑娘太好，否则追不上。他又特真，所以老被闪着。”

“那他还上来就给黄丹琦买指甲油？”

“可雷说是那次吃完饭，黄拉他俩逛商店，东西都拿好了就该付账，可雷假装没带钱，胡默当然不会吝惜，他还以为是帮可雷解围呢。可雷说想成全他俩。”施建说罢，追骑上去，和胡默并排后又说：“别那么着急就把房子借给她，你要真喜欢她，哥们儿教你两招，一要抻，让她着急，二要——”

“得得，至于么，人家是一小孩，咱们哪用得着那么虚伪；我也没说非把房子借她。我只是答应帮她找一唱歌的老师。再说那画画的老缠她，听可雷说那男的特操蛋，她住在那儿太糟践



了。”胡默说着，脚也使劲蹬着，潮湿的胳膊在阳光下亮亮的。

骑了五十分钟，找到那个门牌号。是个挺破的小杂院，没有院门，能看见门里水龙头边上的扫帚墩布尿盆花盆什么的，还有晾着的绿裤花衣。“没错，”胡默说，“那是她的裤子。陈力，你进去叫她出来。”

“我又没见过她——你别怯呀；那画画的会武术么？好吧，哥们帮你。”他往里走了几步，连弯都没拐，就冲胡默手指的方向喊：“黄丹琦，电话，”“黄丹琦……”陈力脸上突然苦笑——走出来一个描着眉的老妇，脸虚胖，无笑容，盯着他问：“有啥事？”

“您是——噢，没关系，”施建说，“小黄让我们帮找个老师，学唱歌和英文，今天带她去北大见面。是他，他是《光明日报》的，给介绍的。”施建手指了指胡默。

“她不舒服，睡午觉呢。”老妇把背着的手拿出一支送到嘴边抽烟，“你不是喊电话么？”

这时屋里传出年轻的女声：“是胡默吧？等会儿。”老妇脸一耷拉转身走了。

三人退到院外的阴凉地。“这可能是画家他娘，”胡默说，“黄丹琦特讨厌她，说这老太太老偷看她洗澡。今儿那画家可能不在，听可雷说他倒也不坏，要不能匀出半边床给黄丹琦住？他跟小黄父亲的同学认识。没见面时，小黄听说是青年画家就满口答应做他的女朋友，一见面刚住了一天就想搬，她说那画家特像脱了壳的蜗牛——粘粘糊糊。”

“那他俩睡一床了？”陈力刚问，那小院门洞就被一花花绿绿的东西挡住了，一看：姑娘，黑眼白脸，漂亮，绿黄相间的无袖裙，臂光腿白，不矮。“胡默，我还以为你不来找我了呢。”她走过来，步伐稍颠，胸脯也颠着。

“小黄，这是施建，我大学同学，这是陈力，来北京出差的哥儿们。今天刚拿到地址。出得去么？去玩？那老太太不高兴吧？”

“走，她管不着我，我又不是她儿媳妇。我去推辆车。”她转身，很轻快，花裙一闪。

“是挺嫩的。”陈力点着头，问胡默，“她穿的白凉鞋，是你给买的吧？”

四人骑车上路，施建和陈力仍在后面，骑得不快，但还是一会就跟上了，索性捏闸再慢。看得清前面那俩边骑边说，一个花裙子一个白衬衣，传出笑声，骑得不太直。“黄丹琦的小腿不错，挺直的，脚腕也细。”施建说。

“听说胡默是你们班最漂亮的小伙，出手又大方，配她有富裕，可是那画家怎么办？”陈力说，“这不算抢人菜吃吧？”

施建道：“还没抢呢，这不带出来先闻闻看看么。呆会咱俩去圆明园，晚上定个餐馆集合。胡默能看上一人不容易。三年了，你弄了多少个了？他呢，据我所知，就一个，半道还吹了。那次他在我那儿喝醉了，愣用手劈开了三块砖——他不会气功，手都破了……”

陈力打断说：“我知道，咱们当陪衬人，尽量显得坏一些。”

路过圆明园门口时，施建喊停下。对胡默和黄丹琦问：“去这儿还是去颐和园？”

“我刚来过圆明园，没意思。”黄丹琦说。

施建说：“我和陈力好几年没进圆明园了，想玩。干脆，下午五点在北大南门的长征饭馆碰头吧。不见不散，我俩可没带钱。”

“别介呀，咱们一起吧。”胡默脸上是真的。

陈力忽然伸手拍拍黄丹琦的屁股，说：“胡默，你好好跟人



家玩玩，呆会喝你的喜酒，”坏笑，“施建还夸她腿呢；大腿小腿来着？”

他俩瞪完陈力走后，陈力冲施建粗声说了句：“牺牲呀。”

施建他俩进了圆明园就近找块树荫瞎聊了两小时。五点走进长征餐馆，人很多，找见了目标。

胡默穿小背心，臂膀和脸红红的，面前是五个空瓶和三个满瓶，脸色不祥；跟前的筷子都没劈开。黄丹琦面前是可乐罐，一脸无所谓地看着别处。“哟，怎么了，这么多菜怎么没动呢？小黄，你欺负他了？”施建问。

“你问他；我刚才跟邻桌说了几句话他就不高兴了，一个劲喝酒。”黄丹琦声音不高。

“啪，”胡默一拍桌子，一指：“你给我滚。”

“我怎么啦？就不滚！”她漂亮的脸有点歪。

胡默眼睛紫红，又拍桌子，引来众人围观。“我送你走，”施建拽着黄丹琦的胳膊来到门外，“怎么回事，你把他灌成那样？”

“谁灌了？他非要喝，不一会就喝了五瓶。”黄的声又小下来，“有人看不懂菜单，我告诉人家来着。刚才我俩还玩得好好的呢。”

看着黄丹琦上了车，施建返回来，对胡默说：“什么菜单有人看不懂？你至于么？”

“一个留学生，就问两个菜，她就介绍起来没完，还坐在人身边给人讲起来了，又说让那老外到我们这桌一块来吃，贱货！”说着胡默又要喝，被陈力劝住，他又站起来说要走。

陈力说：“那我陪你走走去。施建你先在这吃着，我们去对面北大里遛一会儿。”

半个小时后，施建把啤酒喝了，菜剩一半，也进了北大。转到未名湖边，见胡默躺在树下睡着，七仰八叉，头发乱，脸也

脏。

陈力过来：“你没看见，刚才他乱叫乱嚷，见着留学生就挥拳头说‘抱个死’，大白天的，就往未名湖里尿，拽也拽不住。刚吐完，睡了。亏了，哥们又当了坏人，又没吃喝，又陪疯子。你倒不错，吃饱喝足。咱仨就你今天给她的印象好。”

“哥们不是故意的，”施建说，“别瞎掰，那姑娘眼睛挺野的。”

一周后，帕提上，施建坐下后，又进来了可雷，身后是穿着黄滑雪衫的黄丹琦。施建上前跟黄说笑，还说要帮她找房子和工作。屋里放着港台音乐，酒后的嗓门都大；喝可乐的人也大声说话，咬字却清楚。

施建和可雷进了旁屋。“听黄丹琦说她跟胡默吵翻了。胡默的脾气真是，姓黄的其实好哄，你得顺毛捋。她就是不吃她爸的硬才从南方跑北京。我哪有那么多功夫，这两天尽陪她了。到家晚了，我老婆直问。”可雷说。

“她是不是喜欢你呀？那你还给胡默？”

可雷叹口气：“我本想做个好事，可胡默没接这束花。我老守着难免也不那什么。其实，她来北京前我就认识，她爸跟我们美术公司有业务，第一次见她，挺单纯的。一接触还挺复杂，她说她恨她爸。她爸就是花点。”可雷喝口酒，倾耳听了会儿那屋传来的歌声，“她嗓子不行，这是她唱的，上次胡默还说介绍一歌剧院的人教她呢，可是，”声音放小，“前天我俩下午吃的西餐，又进时装店给她买了些化妆品，花了好三百多。回到我借的那小屋，她好像挺感动的，说我好，不像别的男的老想占她便宜，她说那画画的也给她买了衣服，晚上就起腻。我也不是不想，只觉她太小，又不是没有男朋友。可前天她主动亲我，瞎亲，一点



不会。一搂一抱，我也没悠住。完了她才告我，她跟那画画的睡一床，没干过。第二天，就是昨天，她说那画画的知道了，说她的眉毛开了。我说她怎么老照镜子，其实那画家不恶，也够难为他的，活活守着不让碰。那画画的还以为是报社的弄的呢，真冤枉胡默。她倒说胡默长得最好，就是脾气没谱。过两天，还是让她搬胡默家去吧，你给做做工作。”

他俩走回大屋，他们正在跳舞。黄丹琦最突出，膝盖裤、弹力短衫，胸脯圆而靠上，腹平臀挺，表情像已超出少女。抽一空档，施建上前：“跟我跳么？”

施建问臂弯中的黄丹琦：“没给胡默电话么？他还到我这问过你呢，说还可以帮你联系老师；不过你那天怎么能见到外国人就忘了旁边的乡亲呢——你听我说完，你到北京打天下需要朋友帮忙，胡默最合适。”

“你是跳舞啊还是教育人？我用得着别人管？胡默合适，你不合适么？你不是可雷最好的朋友么？”黄的眼睛看着施建，眼睛挺干净，像擦洗过，上下睫毛清晰。她又说，“我讨厌人管，我中学没毕业就想自个出来。别老把我当小孩，我从——不，反正我是大人。”

几天后，胡默又来施建家。见施建正斜躺在床上写字。便问：“又写破诗呢吧？有什么用？现在姑娘喜欢的是有钱的人、有护照的人。你以为还是五年前哪？”他看见屋角的箱子上有件黄衫，“这不是黄丹琦的么？她来你这啦？”

“没有，”施建说，“那天在小崔家聚会，她走时忘了，我后走的，准备到时还她——干脆你给她送去吧。”见胡默不说话，“你别担心她会喜欢我，你不说诗人最不值钱了么，再说又不是我带她去的聚会。”

胡默打量屋子：除了一桌一床几架书就是一地酒瓶烟屁，地

不平，碎砖拼的，窗户一半纸糊一半纱窗。他说：“难说呀，上次黄丹琦还问我你是干啥的，我说写诗的，她说她也写过。你这种人不是有姑娘时‘写’姑娘，没姑娘时才写诗么？姓黄的喜欢谁跟我有啥关系，你有本事你就让她上。”胡默边拍了拍床，“是不是都上过了？瞅你丫这脸色儿就不正。”

“那小英子刚走，她正好在旁边的医院实习。别废话了，还是让黄去你那儿吧。你呢，别对她太好也别对她太坏，要打击也别打击她的面子。她还是挺喜欢你的，只不过面子上下不来，你上次不是让她滚吗。”

胡默接道：“我没想到她这么势利；那天那个还是个穷老外，他只看最低价的两个菜来问菜名。她刚见我时很一般，可雷一跟她介绍我是报社的、我父亲如何如何，她马上就来劲了。”

施建说：“她当然得找各种关系，这也是为了生存嘛。听可雷说，她早熟，挺会对付各种关系的，这几年一直在她爸、后妈、亲妈的复杂关系中应酬。好在她还不到十八，要不帮她，她这么漂亮的学坏可太容易了。”

“那你就跟她好呗。”胡默淡淡一笑。

“我也不是不想，哥们儿没戏，不愿瞎努力，还不如把买不起的好东西介绍给有钱不会花的人。怎么着？呆会咱俩喝去。”

“去哪？”胡默问。

“长征饭馆。”施建嘿笑。胡默也笑了。

几天以后，可雷进了施建家门，回头冲身后招呼：“进来吧，别嫌这破，施建这儿还尽来外国人呢。”进来的是黄丹琦，拎着个旅行大包，一脸孩子笑。

“哟，小黄呀，又换新衣服啦？我还以为是个日本姑娘呢。坐这，那凳子有条腿断了。”





可雷道：“她跟那画家吵翻了，先在你这过渡一下，过几天让胡默接走她。”他过去指指立着的行军床，“支起来就行。没事，施建比你大那么多，就算你叔叔吧。”他拍着黄丹琦的肩。

黄丹琦环视着房间，目光停在墙上的女人大画片上，颇有心得地笑了。“施建，可雷说你诗写得特好。”

“那当然，我是写得最好的——在我们这条胡同里，胡同的灭鼠谣、讲卫生口号都是居委会老太太特聘我写的，还给我报酬了呢：三包鼠药，一把条帚。”施建指指门边那把新扫帚。屋里地很脏。

黄丹琦指指女人画片：“你也喜欢挂这些？”

“活的挂不起，挂点纸的呗。”施建把挂历翻成当月的，这一页是个日本少女：眼睛又长又眯，两道眉朦胧，唇线清晰厚实。他看看画，又看看黄。黄看着施建，目光不烦。

可雷说要走，对施建眨了一下眼、歪了一下嘴角，就让黄出来一下。施建在屋里听见可雷小声说着什么，最后一句好像是“慢点花”。

黄丹琦又进来了，手正往兜里放着什么，笑笑就说：“咱们去吃晚饭吧，我请客。”

两人进了辽阳春饭馆。酒先上的，菜后到的。黄说，“你多吃，听可雷说你一天只吃一顿；光靠写诗怎么活呀——本来，多吃虾仁。”

“经常有你这样的姑娘请我吃饭不就行了。今天这一顿够我三天的营养。”施建边嚼边说，话有些绕齿。

“那有多少请你吃饭的姑娘呢？”

“反正三天以来你是第一个。三天前是胡默请的客，对了，他还挺关心你呢，说特怕你学坏了，说你要想住他那去就给他打电话。”